

# 什么都快乐

李星涛

深夜,熄灯静坐,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思绪天马行空,忽而上天揽月,忽而深海探幽,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意念可以混沌一片,可以虚静若禅,无功利之羁绊,有喧闹之喧嚣,轻松和自由灌注全身,不亦快哉!

黄昏散步,观飞鸟衔来远山,听牧歌驱赶续谈。大道可行,田畴亦可踱。高兴了,就疾走片刻,疲惫了,就坐看云霞变幻。脚步轻重缓急,全凭兴致所至。把路当成琴弦,让脚来尽情弹奏。逍遥近乎飞鸟,悠然得宛若南山,不亦快哉!

一日,沿淮河岸边闲走。河上风大浪急,水滴飞溅衣襟,但大河却没因为丢失了部分水滴而裹足不前,而是一如既往地向前奔腾欢歌而去。如是顿悟,生活不就是这河流,那些溅湿的水滴不就是貌似强大的烦恼和忧虑吗?人生的旅途中,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了这些丢失的水滴,就会忽略了生活这条河流存在的真正意义,从而彷徨不已,嗟叹不已。未想到,一次水滴飞溅衣襟的感受,竟然消除了我多日的烦恼,不亦快哉!

山中闲游,突遇雷雨,进一破庙躲避。庙年久失修,风从窗洞吹入,“呜呜”如奏簧管。庙顶漏雨,雨缓时漏下雨滴,浙浙沥沥,如小儿练习数数;雨急时,漏下雨柱似断还联,似联又断。观久,不由顿悟音乐上的休止及书法中的飞白之妙,不亦快哉!

“垂钩坐磐石,水清心亦闲”。手执钓竿,虽半日一鱼未钓,但徜徉青山绿水之间,仰视悠悠白云,俯瞰盈盈碧水,不由心如止水,宠辱皆忘,不亦快哉!

好友喜欢复古,电话不打,常来信频频。信封用的是县教育局信封。单位领导见了,以为我友乃教育局干部,闲谈之间,隐有引荐之意。我含糊答应。一双休日,领导特备酒菜,邀我同酌。酒半,领导口吐真言,待我将真实情况告之,领导脸色立马由晴转阴,又由阴转雨,不亦快哉!

虽然日日读书,但从不专注于一种体裁。晨喜读诗,让一种美好的感情灌注进全身,为一天的生活奠定下基调;中午喜读散文,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如一篇散文,形散神聚,潇洒自如;夜晚喜读小说,看看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演悲欢离合的生活话剧,并对照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我将自己的读书之法命名为“日读三书”,不亦快哉!

学校新置钢琴一架,美女教师日日让音乐自白哲指下叮咚流出,诱得我手指发痒。一日,终于得空坐于钢琴前。可十指却僵硬如木,弹不出水声。索性静坐下来,细观黑白琴键,觉得那就是无数黑白日子的排列。看着看着,不由感到有一股生活的泉水自那黑白琴键上潺潺流来,漫过心头,不亦快哉!

闲翻清人小品,发现养身有六养之说,其曰:“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木绿草可以养目,观书绎理可以养心,静坐调息可以养筋骸。”将六养之说与自己日常生活相对照,不仅暗合,而且自己还有创新。想在那几百年之前,自己就有知己,不由心乐,不亦快哉!

写完此文,正是夜阑更深。开门走进夜里,深吸两口新鲜空气,不由想起初恋情人,轻呼其芳名几声。突又想起爱妻,顿觉犯罪。开门进屋,见妻睡得正酣,不亦快哉!

人们的嗓门第一次与音乐扯上关系,打破羞涩后恨不得用唱歌替代说话。走在路上嘴巴都不闲着,唱着唱着走过了头,唱着唱着把茄子当辣椒,唱着唱着有女人吃醋了,因为老公和别的女人在网上合唱情歌,献花献吻,虽说是虚拟的情境,一辈子女都见不着面,但这种事情光想想就受不了。于是村里男人的手机开始出问题。于是村里男人的手机开始出问题,翻出陈年旧账闹起离婚来。有些女人暗自责怪初秀,要不是这个怀了野种的家伙把手机卡拉OK带进村,我们过得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

初秀一点都不生气。她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只爱自己,出点汗就洗澡,身上又白又干净,脸上英气逼人。有人说她也是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人,像仇恨慈悲那样不动声色。但是也有人表示,这么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未免用语过重,她还是个小女孩,看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单纯,哪有

# 用诗文拨响大唐余音

陈大华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他的写作是从音乐那里获得的。他没有受过写作训练。可见音乐对一个人的影响和塑造,出乎一般人的想象。

彭志强的《二十四伎乐》《蜀地唐音》这两本新书,正是缘起音乐,他青年时代在成都求学时,偶然见到王建墓的乐伎石刻,那些凝固的音乐深深地触动了他,一颗与音乐有关的种子从此埋进这位异乡学子的胸中。他大学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多年后,这颗种子诱发了创作冲动,他终于把当年埋下的那颗种子,谱成一部交响曲。这些以音乐为主题的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浮雕,通过他的手变成文字,激活了我们对大唐音乐盛世的想象与触摸。

诗集《二十四伎乐》以跳跃的语义多层次地建构情感空间,把虚空中的乐伎还原为情人,诗人用自己当下的体温赋予千年前的亡灵以血肉之躯,借二十四个石刻的乐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让他们诉说当下的感受,用命运解读一段晚唐的历史,用情怀穿越到现实,有点像是诗人的移情别恋。

彭志强的个子不大,他的诗却呈现出大格局。这是一位有野心的诗人,一个有想法的作家,一个执着的“文学考古爱好者”,成都平原被他掘



杨林飞玉 (国画) 安国彦

汪曾祺写给黄裳的信中说:“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娇作,实是真情。”

萝卜又名莱菔、萝菔、菲,像从《诗经》或《汉乐府》里走出来的,让人想到心思纯净、秀美轻灵的美女罗敷。“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仿佛一名纤绢女子,裙裾窈窕,独立于秋风寒砒,眼神中透露出淡淡哀怨。

萝卜水灵瓷实,吸足了秋天的衰脆和萧瑟,雪白的肌肤莹润光洁如同贵妃出浴。咬一口,嘎嘣脆,清脆、薄凉、微微的辛,声响犹如春冰开裂、积雪断竹。在微辣和清甜之间,惊鸿一瞥,留下隽永而又转韵的回味。正如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冬月吃萝卜的感受:“琼瑶一片,嚼如冰雪,齿鸣未已,众热俱平,当此何时异醍醐灌顶?”

萝卜烧豆腐是经典的农家菜,是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执拗,是安贫乐道、宁静致远的境界。蓝花汤碗盛出来,撒一把翠绿的蒜花,色彩明丽。吃在嘴里,萝卜鲜甜,豆腐糯

地三尺,那些浮土之下沉睡的帝王、将军、美人、乐伎在他笔下复活,蜀地的历史,以另一种言说的方式变得清晰。这部诗集涉及大量的事实和人物,作者不是去复原一段历史的原貌,而是用细节巧妙地激活想象,带你去触摸深入不确定的未知世界,让你去“感觉到”,而不是去“知道”。

许多诗都出于典故,却无意对典故诠释,以当下情怀邂逅千年前的故人。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诗集,有宏大的构架,有精心的构思,题材陈旧而语言鲜活,粗犷处如断石崩裂,细腻时温情如玉。从单首诗的谋篇到全书的布局,都有完整的预谋。无疑这是一部用诗歌来解读历史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诗集。

散文集《蜀地唐音》是诗集的散文延伸。诗,不宜用来叙事。说书是散文的长处。这宏大的“二十四伎乐”作为由头,将多种古乐器的前世今生作溯源考究,其中知识与趣味并存,训诂与随想伴生,再现成都的古代文明与东南亚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部长知识长见识可读性极高的文本。散文中所述的器乐,与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发生粘连。史实中有故事,故事里有评说。比如《吹贝》这篇文章,讲述了一只海螺如何演变成



杨林飞玉 (国画) 安国彦

# 萝卜伴青霜

宫凤华

揭开瓦钵盖,每人舀了一小碗。嘿!真好吃。排骨酥烂而未成渣,萝卜煮透而未成泥,汤呢,热、浓、香、稠,大家都吃得直吧嗒嘴。”大师们在饕餮中自塑一份风雅。冬天蔬菜稀缺,从地窖里扒几个萝卜,煨蹄膀,炖排骨,香气四溢。客人来了,披一身雪花进屋,先盛一碗汤喝入,暖身又暖心。

汪曾祺做“拌萝卜丝”。扬花萝卜切成丝,加糖略腌,拌以酱油、香油和醋,美味拌萝卜丝即成。老汪认为,若是加入海蜇皮同拌,味道尤佳。

立冬时节,巧妇们总要腌萝卜干。将红萝卜或白萝卜削去头尾,洗净略晒,在长桶里滚刀切块,拌上细盐输入缸中。当缸中渗出卤汁时,把萝卜捞出放到阳光下晾晒数日,把盐卤煮沸,萝卜入热卤中烫一。用棉

器“贝”。又从“贝”的文化基因挖掘出“贝,是唐诗裂开的经文”,引出许多文人雅士、帝王官宦与这件乐器有关的趣闻。再比如《排箫》这篇文章,借排箫考证了中国竖吹管乐器的源流和称谓变迁,纵横古今,含沙射影,既谈史事也谈常识。比如人们常说的“天籁”,也与排箫有关。在谈及与“鼓”有关的几篇散文里,拉开了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的历史画卷,丝绸之路除了奔忙的商贾,还有来自异国的音乐和歌舞。昔日的故国已烟消云散,彼时的器乐却承载千古。

历史,是一连串偶然发生的事件,在不断的遗忘中又被偶然发现。政客在其中挖掘手段,商人在其中寻找商机,史学家企图求证规律,诗人不一样,就像彭志强,穿越千年时光进入晚唐,面对一堆历史的碎片,他看到的是一个一连串偶然事件中的命运和情绪。诗人的秉性,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解读不是去挖掘心术,而是去接通跨越时空的情感。正如《二十四伎乐》和《蜀地唐音》这两部研究唐朝宫廷乐器的新书。其中,“唐”和“蜀”,分别是他的时间坐标与空间坐标,把《蜀地唐音》精心构建一部中国乐器简史。此书以唐为时间坐标点纵横上下五千年,追寻散落各地的汉族乐

# 《抑郁生花》:阴影之下 向阳而生

周墨西

更丰富的心灵成长历程和困惑:欢喜与痛苦——原生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关切;被爱与爱——亲密关系里的距离与信任;自我怀疑与突破——自我实现的路径与压力。这些既是带有蔓玫印记的独家记忆,亦是很多人都可能面临的种种心灵困境与成长缩影。蔓玫选择将它们勇敢而诚恳地写下来,送给自己也送给每一个正在或者曾经经历人生冬天的人们。如同书中所写或者所绘的那样,蔓玫将自己和抑郁症的关系描绘成和解而携手同行。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内心的困境和解,真正地接纳自己,方能从阴影里,向着阳光生长。



线把萝卜干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晾晒,或平摊在匾子里和席子上,待萝卜干晒成表面干燥带湿润后,就可以入缸了。清晨,大家粥碗一捧,咕咚咕咚地嚼着爽脆的萝卜干,咕嘟咕嘟地喝着滚烫的糯米粥,生活的恬淡和温馨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萝卜清雅,温贫老暖,入诗入画。宋人陈著诗曰:“晓对山窗坐破窗,地炉拨火两相忘。茅柴酒与人情好,萝卜羹和野菜香。”柴扉破窗,地炉粗煮,暖吮萝卜羹,洋溢着一种襟怀旷达的山野情趣。“东坡羹”其实就是将萝卜、蔓菁等茎块捣碎,加上研磨的白米,烹煮而成。台湾女作家到汪曾祺家做客,汪老特地做了“扬花萝卜炖干贝”饕客,浓香扑鼻,女作家赞不绝口,回到台湾后,大肆吹捧,弄得汪老一不小心就扬名港台文坛。

霜天清寒,浮世纷扰,一碗滚烫的萝卜汤足以祛除沁骨寒冷。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任凭屋外寒气袭人,围炉夜话,在热气氤氲中举杯畅饮,亲情弥漫,寻常生活竟也翩跹生动起来。

器以及由丝绸之路催生的西域乐流流传变异的音乐踪迹,又以蜀为空间坐标点贯通四方石窟群,解密寄居石窟壁画的乐伎尤其是住在唐诗里的乐伎凝固霓裳羽衣曲的舞蹈密码。

史料里的王建是一个武夫,出身底层社会,没有系统接受过文化训练。而这石刻却透露出墓主人的优雅,他没有用金戈铁马来象征他生前的霸业,而是用音乐来守护他的灵魂。谁人敢说这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帝王。王建出生在河南舞阳,上世纪80年代,舞阳的“贾湖遗址”出土了36支距今9000年左右的骨笛,那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吹管乐器,可见,音乐与这位帝王的出生地有多么深厚的渊源。难道这是巧合?或许当年王建就是在街头一边打饼、杀牛,一边听大唐音乐吧。王建是否可以像村上春树一样说:我当帝王是从音乐那里学来的,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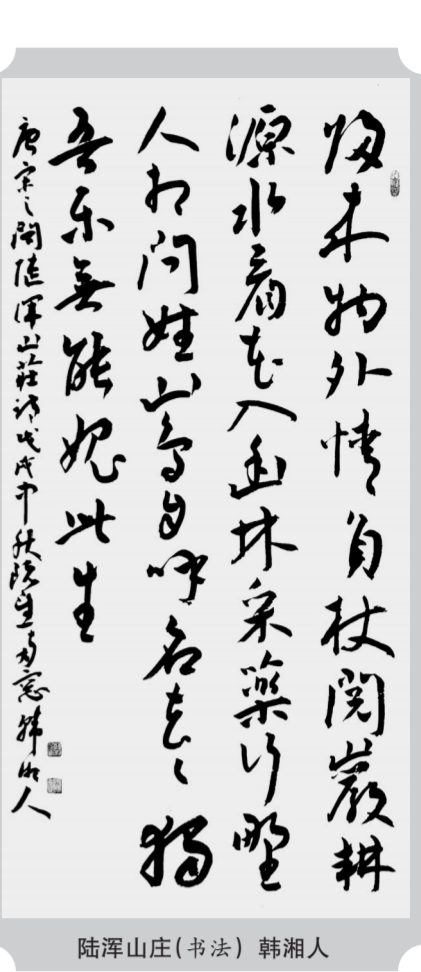
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洞开了一条进入唐代音乐的通道,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把前蜀王王建与今天的诗人彭志强连在一起,诗人用感性带理性两把锄头,以分散的挖掘方式,开辟了超越音乐本身而进入唐代的河流,引发我们对一个过往朝代的再度关注和重新思考。



陆浑山庄(书法) 韩湘人

那天老伴趁大家都在,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以后从我俩做起,在家里实行情绪垃圾分类,有问题有不满可以提,但要心平气和地说出来,大家可以当评委,帮着评判一下对错。但如果带着火气带着情绪谈问题,那么大家有权将其轰出去,让其到外面冷静冷静,心平气和了再回来。家庭委员会是全体家庭成员,孙女孙子也在其中,他们也有话语权“驱逐令”。

自从我们家开始实行“情绪”垃圾分类,家庭气氛和谐“环保”了不少,最关键的是老伴今年越来越爱锻炼了,大半年都没生过病。



陆浑山庄(书法) 韩湘人

# “情绪”垃圾分类

李秀芹

我们家的垃圾分类一直做得很好,因为老伴是个“财迷”,苦日子过来的,别说自己家里的垃圾了,就是垃圾桶里的垃圾,他没事也扒拉一下,看到有用的也拣出来带回家变废为宝。连我家的孙女孙女也知道垃圾分类:废纸箱,用过的本子放一块儿,喝过的饮料也会区分哪些可以当废纸卖,哪些是废纸,哪些是废铝,当然老伴也跟他们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哪些可以回收再利用,哪些是有害垃圾,如何处理等等。

一天我和老伴因为一件琐事发生了争吵,孙女突然冒出了一句:“情绪垃圾如何分类?”这句话问得我和老伴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到了晚上,老伴和我约定,以后遇到问题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甚至可以辩论,但不可以带着情绪吵,语言暴力属于垃圾情绪,还是垃圾情绪里的有毒情绪,不仅伤害到夫妻感情,还伤害到身边人。年轻时我俩吵架对子女影响就不小,以至于女儿见我俩吵架就大哭,觉得我俩一吵架就要离婚,没人管她了。现在上了年纪,吵架的火力小了,但偶尔也吵,被孙女孙子看到了,也会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不用看顾小孩,初云轻轻松松了,但也孤单。她是顶愿意去搭把手的。年纪大了不被儿孙需要的时候可能有点老朽无用的悲观,要不是家政圈有些聊得来的妇女有空一起跳跳广场舞,她都不知道怎么打发工作以外的时间。做饭越熟悉,需要准备的时间越少越不费神。她把孙子抱出来没多久便被召回去,儿媳怕她把小孩带坏了,两岁就要背唐诗,写写画画,这样的学前教育乡下奶奶无法胜任。所以她去看了孙子就像探监一样,把吃的玩的留下来,说不了几句话就走了。

初云带了些菜来,放下东西就开始做饭。屋里里久不住人,有股酸臭的尘土味。她什么也没问,首先给初秀做了一锅滋补鸡汤,香气飘了一屋,好像她肯定这胎儿必定是要留下来的,到时候她就是名副其实的姨奶奶。

王阳第二个来到,他和初云平时是形影不离,但初月要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他只能单独来。他什么也没问,只是找些年轻人的话题,和初秀聊东聊西。